

一顶红帽头上戴
生不逢时何足道



官商结合巧心裁
敢借云梯上峰台

胡雪岩

成就大事的谋略

一个人最大的本事是能用人，用人首先要识人，眼光、手腕、两俱到家，才智之士，乐于为己所用，此人的成就便不得了了。

什么事，一颗心假不了，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绝顶，人人都会上他的当，其实到头来原形毕露，自己毁了自己。一个人值不值钱，就看他自己说的话算不算数。

有句成语，叫做“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

K825.3
07
3

HU XUE YAN

谋略高手 红顶商人

胡雪岩
成就大事的谋略

叁

谋略·轶事
评说·交往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雪岩成就大事的谋略/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2

ISBN 7-80702-359-7

I.胡... II.丁... III.谋略—胡雪岩 IV.G.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61 号

胡雪岩成就大事的谋略

丁华民 曹荣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960×640mm 1/16 印张:55

字数:138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359-7/G·217

定价(全3卷):260.00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三篇 珍闻轶事

三、经营与法术	(1)
过大年	(1)
官司引发了什么	(9)
以荣布阵	(17)
一句值万金	(22)
巧施美人计	(29)
胡雪岩究竟是哪里人	(35)
四、“红顶商人”胡光墉兴衰史	(38)
胡光墉是怎样发迹的	(38)
胡光墉是怎样得到左宗棠信任的	(41)
胡光墉助左宗棠西征	(43)
帮左宗棠办洋务企业	(43)
帮左宗棠购武器	(45)

帮左宗棠借洋款	(46)
胡光墉是怎样穿上黄马褂的	(48)
“活财神”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50)
胡庆余堂的特色	(51)
胡光墉是怎么一夜之间破产的	(53)
清政府是怎样投井下石的	(57)
“活财神”之死与元宝街之厄	(58)
五、胡雪岩与南浔丝商十二家族	(60)
“四象”——刘、张、庞、顾家族	(61)
“刘”——刘镛、刘锦藻、刘承幹	(62)
“张”——张颂贤、张弁群、张静江	(65)
“庞”——庞云鏊、庞元济、庞青城、庞赞臣	(71)
“顾”——顾福昌	(74)
“八牛”——邢、周、邱、陈、金、张、梅、邵家族	(75)
“邢”——邢麇星	(75)
“周”——周昌大、周庆云、周柏年	(76)
“邱”——邱仙槎	(77)
“陈”——陈煦元	(78)
“金”——金桐、金玠伯	(78)
“张”——张佩绅	(79)
“梅”——梅鸿吉	(80)
“邵”——邵易森	(81)
六、胡雪岩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81)

第四篇 众人评说胡雪岩

一、商贾奇男胡雪岩	(95)
------------------------	-------------

从“学生子”到大财神	(95)
从戴红顶子到穿黄马褂	(103)
失意潦倒 烟消云散	(108)
二、胡雪岩小传	(112)
三、谈胡雪岩	(119)
四、胡光墉	(134)
五、胡光墉商贾中奇男子	(135)
(一)	(135)
(二)	(138)
(三)	(139)
(四)	(143)
六、胡光墉之狗皮膏	(144)
七、制药济世 誉满江南	(145)
——胡雪岩创立胡庆余堂	(145)
八、“胡雪岩”值得趋之若鹜吗？	(150)
九、众人评点胡雪岩	(152)

附 录

一、胡雪岩生平大事年表	(157)
二、胡雪岩商政语录	(161)
生意经	(161)
处世鉴	(168)
为人术	(173)

三、与胡雪岩相关的人物志..... (178)

王有龄 (178)

何桂清 (180)

左宗棠 (182)

蒋益澧 (184)

曾国藩 (185)

日意格 (188)

四、杭州胡庆余堂的昨天与今天..... (189)

仁术为本 名重后世 (189)

江南药王 不负众望 (200)

百余名药 防病治疾 (200)

五、胡雪岩与左宗棠 (202)

《左宗棠全集·奏稿》精要 (202)

《左宗棠全集·书信》精要 (252)

第三篇 珍闻轶事

三、经营与法术

过大年

冬至一过,节日的气氛骤然浓起来。民谣云:冬至不割肉,枉自世上活。冬至离春节不远,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宜在此期间进行。富裕的人家,早已制作了腊肉、香肠、风干鸡、板鸭、腊兔、干牛肉等一应腊品,只等过年享用。穷一点的,过了冬至,也非做腊品不可。

胡雪岩商务繁忙,有时竟不知时日,年节将临,也忘了准备腊品。他是当家人,没有吩咐下来,谁敢擅自张罗。捱到冬至,胡太太忍不住了,向丈夫提起:“家家户户都准备杀猪过年,我们也该动手了。”胡雪岩恍然,以手加额,笑道:“我忙得晕了头,竟把这等大事也忘了,你快差人去东门赵屠户家谈谈,约他到家开刀杀年猪。”

杭州人的习惯,有钱人把买几只肥猪,请屠户上门开刀祭祖宗,当成一件喜事。

胡太太不到两日,一切办妥,全家人聚集在东厢房,看赵屠户杀猪。只见他口衔一把牛耳尖刀,挽起双袖,走到一只金华大肥猪跟前,凝视片刻,突然握住猪前腿,“嗨呀”一声,用力往旁边一摔。大肥猪猝不及防,躺倒在地,仰起四肢。两个帮手扑上前,捆扎四腿,用绳套勒住猪嘴,抬到一张宽大木凳上。大肥猪叫不出声,只有呜呜挣扎的份。赵屠户看准猪喉,一刀扎下去,鲜血喷涌而出,流进盆子里。他的动作干净利落,引起围观者拍手叫好。

胡雪岩看得出了神,恍惚觉得自己有如赵屠户,随时寻找时机下手,那么大肥猪该是谁呢?正胡思乱想,门外有人进来,拱手道:“胡老板杀年猪,恭喜恭喜!”

胡雪岩一看,原是上海丝行的万应发,他是做丝行生意的老手,被胡雪岩聘来,派到上海丝行当差。胡雪岩诧异道:“你不在上海卖

丝回来做啥?”

万应发踢一脚瘫在地上的大肥猪,说:“有人也想杀咱们的年猪呢。”

“哦?!”胡雪岩吃了一惊,他是极聪明的人,立刻理会到生意方面有了麻烦,便把万应发请到账房细谈。品茗之后,万应发告诉胡雪岩:英商麦得利一直包购胡雪岩的生丝,讲定每包25两银子,向例未改。可是最近,麦得利突然停止购丝,说国内存货太多,来电指示缓购。

胡雪岩摇摇头,不相信麦得利的理由。据他所知,英国丝厂主要靠中国供应生丝原料,而苏杭地区为大宗来源。丝厂的生产远远超过生丝供应,常常等米下锅。英商并未开辟新的丝源,哪会仓存过多呢。他眼珠一转,想起万应发刚进门的情形,立刻哑然失笑:原来麦得利也学会了中国人的一套,要把自己当年猪杀了。商场上“杀年猪”,专指逢年节时趁生意人银根紧张,应付欠账的狠命杀价之举。麦得利此时停购生丝,分明意在杀价,从中牟利。

可是胡雪岩笑不出来,麦得利这着确实厉害。阜康钱庄到了年关,许多存户取钱过节,头寸本来紧张。年节期间,应酬往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各省协饷账目,循例到年关归账,经办的官员为了弥补亏空,账面上过得去,少不得要向胡雪岩伸手求援。为了生意好做,胡雪岩又要调一笔头寸备用。细算下来,一个年节,前后得用七八十万两银子。原指望卖了生丝来筹措这笔巨款,不料麦得利来这么一手,如降价忍痛出手,只可缓解一时,收丝所用款子收不回来,亏空一大截,真所谓“饮鸩止渴”。

胡雪岩霎时神色凝重,一言不发。

万应发忙出主意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麦得利要挟我们,何不来个将计就计,索性停卖生丝,屯积起来,待到英国丝厂告急时,再狠狠敲他一记,叫麦得利尝尝我们的厉害!”

主意不错,胡雪岩早想到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一个字:钱。

生意场上较劲,屡见不鲜,归根结底围着“钱”打转转,若双方对峙,谁的本钱大,后劲足,谁就占有优势,熬的时间愈长,愈有希望取胜。麦得利“杀年猪”,所能利用的时间,不过年节前后两个来月,若捱过这段时间,英国国内丝厂原料告急,麦得利便防线崩溃,举手投降,那时生丝还可卖更高的价。但是,上海丝行,不止胡雪岩一家,尚

有许多大小丝行,都和外国商人有交道。麦得利停购生丝,必然引起其他丝行恐慌,面对年关急用,若有一家丝行顶不住,降价售丝,便会引起雪崩似的反应,丝行纷纷低价抛丝,麦得利如愿以偿。这时候,胡雪岩独自抗衡麦得利便失去意义。因为收购其它丝行生丝,可维持英国丝厂半年生产,到下半年新丝上市,英商便不愁丝源。胡雪岩反而因存丝过长,丝质发黄,蚀了老本。

眼下顶顶重要的问题,应当联合上海大小丝行,统一口径,一致对外,拒卖生丝给麦得利。以胡雪岩的地位和影响,登高一呼,响应必众,只要拿出一大笔预付款,分发众丝行,作为订金,表明今后销售业务由胡雪岩代理。众丝行不愁销路,又有订金稳住阵脚,联合抗衡麦得利的行动必定可以成功。

问题依然,“钱”从何来?

胡雪岩一时无计,他吩咐万应发誓不要动作,过几天看看行情再说,打发他快回上海坐镇,静观其变。

万应发喏喏连声,临走时请求道:“胡老板若有意联手对付洋商,头寸一定要快,不然大家熬不住,再有钱也晚了。”

这道理胡雪岩何尝不懂。当晚,他夜不成寐,转辗难眠。向麦得利认输,降价卖丝,暂度年关?他于心不甘。自打出来做伙计,亲睹耳闻,洋商在中国飞扬跋扈,抢占中国市场,商界同行每每提及,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分。胡雪岩从心里憎恶洋商,却又不能不佩服洋货质地优良,洋人头脑聪明,发明的洋枪洋炮、火轮电报,确实先进。同洋人打交道,可以发大财。胡雪岩和许多中国商人一样,对洋商既爱又恨,爱他们肯做大生意,本钱足,恨他们不讲义气,不讲信用,反复无常,狡诈万分。骨子里恨占了主要。如今,麦得利同胡雪岩较劲,严重损害了胡雪岩的自尊心和面子。倘若屈膝认输,拱手贱卖,无疑遭国人耻笑,骂为洋奴,并且有损胡雪岩的信誉。试想以“财神爷”著称的胡老板竟经不起洋商要挟,被杀了年猪,阜康究竟有多大财力?岂不是一清二楚?如果存户有了不信任情绪,纷纷前来提现兑银,阜康还能维持生存么?

胡雪岩愈想愈不妙,意识到此番与麦得利较劲,并非一般的生意纠纷,乃是生命攸关的生死之战,关乎自己命运,关乎事业成败。他决不肯轻易就范。兔子临死也要跳三跳,何况是人。

胡雪岩打定主意,要同麦得利斗法。他搜索枯肠,在熟人朋友当

胡雪岩成就大事的谋略

中寻找盟友，反复揣摩掂量，终于选定了吕公子。吕公子家资千万，为人豪爽，且国学深厚，常不满洋人所作所为，与洋人斗法，他一定支持。更重要的是，吕公子在上海也开有丝行，规模不在胡雪岩之下，若与他联手，便垄断了上海生丝十之六七，可谓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

主意打定，胡雪岩决定造访吕府，与吕公子晤谈。

胡雪岩带了金文辅，雇一只小火轮，不两日便到江苏昆山。到了吕府，通报进去，吕公子惊喜万分，亲自出门相迎，嘴里道：“蒙二位亲临寒舍，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胡雪岩说：“事关重大，来不及先告知公子，只好贸然登门打扰。”

吕公子诧异道：“什么事情累胡老板动步？交听差办不行吗？”

胡雪岩道：“有人要将我当年猪杀，特请公子相助。”

吕公子道：“谁敢对胡老板动手，我吕某人第一个不答应，快说这胆大妄为的家伙是谁？”

待书房坐定，品着香茗，胡雪岩才慢慢告诉他：“此人野心勃勃，非但要挟我，每一个中国商人，他都巴不得当年猪杀哩！”

吕公子会意，道：“噢，我明白了，许是哪个洋鬼子起心不良，要为难胡老板？”

胡雪岩将麦得利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吕公子并不感到突然，道：“麦得利的如意算盘，我在上海丝行的挡手早就密报了，我正盘算如何给他一点厉害呢！”原来吕公子同麦得利亦有生意往来，最近麦得利单方面停止了一项生丝合约，吕公子十分生气。

两人同病相怜，不谋而合，决定联手对付麦得利，盘算筹集款子。

吕公子慨然道：“我手边尚有 30 来万准备过年节的款子，索性用在刀口上，另外再收一些旧账，凑成 40 万。”

胡雪岩也说：“我从钱庄抽 10 万银票。”

算来算去，统共需 80 万银子，才能稳定上海丝行同仁的阵脚，缺口还差 40 万之多。吕公子想想，皱着眉头道：“我还有一笔呆账，只是讨不回来，若能想法子要回，难题迎刃而解。”

胡雪岩忙问是怎么回事？吕公子摇摇头道：“算我多嘴，说了也是白搭，办不到的。”

胡雪岩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有办不到的事，且说出来，总有办法的。”

吕公子露出悲痛的表情,如实相告。

吕公子有断袖之癖,喜欢养变童。身边买的男孩玩腻了,又派人四处搜求。无奈有钱人家的男孩视若掌上明珠,谁肯让孩子做这没头没脸见不得人的丑事?乡下穷人的孩子粗鄙低俗,不如吕公子的意。吕公子喜欢肤嫩如雪、貌如女子、又解风情的聪慧男孩,实在难寻。有朋友悄悄告诉他,上海某妓院养着一名变童,貌若潘安,惯于风月,可前去一观。吕公子急不可待,立刻启程到了上海,按朋友所嘱派人打听,果有此童。只因此童相貌俊美,体态风流,为官场上流人物所宠爱,轻易不接生客。吕公子一听,明白其中奥妙,捧出 5000 两银子,交下人转给鸨母,言明只住一宿,决无恋栈之意。

对方传话,看在吕公子是昆山名流,可容许一亲芳泽,但须安排下僻静场所,以免为外人知晓,得罪巨室。

待到约定之日,吕公子沐浴更衣,怀着猎奇心情,只带了一名贴身小厮,雇一乘小轿,趁着黑夜,前去见这男中尤物。小轿七弯八拐,也不知走了多少巷道,抬进一道石门。鸨母出面迎接,吩咐留小厮在外室好酒好食款待,领吕公子进了内室。

那孩子果然俊美白皙,面若桃李,双眸似潭,秋水荡漾,貌赛嫦娥。待到褪去衣衫,吕公子大为惊叹:肤嫩似熟透桃子,似一捏便可出水,浑身洁白如玉,无一处疵瑕。尤其善解风情,精于断袖之道,吕公子如品佳肴,灵魂出窍,沉溺于极乐世界,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正快活的当儿,忽然“轰”地一声响,墙壁处白光一闪,冒出浓烟。吕公子惊诧莫名,见两个剽悍汉子打开墙壁一道暗门,走出来揶揄道:“公子好快活,我们在此等得好苦。”

吕公子问:“你们想干什么?”

其中一个汉子笑道:“公子的风流勾当,我们已拍摄在机子里,明日上海西报,有好新闻可读了。”

吕公子见过照相机,闻言魂飞魄散,这照相机如同镜子,把自己一丝不挂同变童交接的情形收入相片,便是不容抵赖的证据,登在报上,哪还有脸做人?吕公子立刻软下来,问:“你们要多少?”

“公子是痛快人,我们也不必兜圈子了,”大汉道,“实话相告,弟兄们手里缺钱花,公子给 50 万吧?”

吕公子一阵肉痛,虽说家资钜万,50 万两银子买张风流照片,代价未免太高了。他一时没吭气。大汉道:“公子的名声,岂止 50 万?

胡雪岩成就大事的谋略

这是顶便宜的了，何况我们也不白要，算是给你借，行吧！”

再没多的话，吕公子只好拿出 50 万两的银票，对方居然开了一张借据。吕公子玩兴顿消，连夜逃回老家，足足一个月杜门不出，没脸见人。

胡雪岩听罢，沉吟良久，道：“能否给我看看这张借据？”

吕公子叹道：“本来知道这张借据毫无用处，对方既设圈套，决不肯还钱。但为了记下奇耻大辱，以警将来，我还是把它保存着，从不示人，你我极熟的人，万勿笑话。”说着，端来一只镏金首饰盒，打开从底层翻出一张字据，交给胡雪岩。

胡雪岩细细一看，上写：

兹向吕公子借银 50 万，立此为据。

落款具名：华林帮主。

胡雪岩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道：“华林帮是上海洪门一派，他们极讲信用，既有借据在手，为什么不去讨账？”

吕公子苦笑道：“此帮皆是三教九流之命徒，以复明灭清为宗旨，劫富济贫为号召，官府拿他都头痛，我有什么胆量去讨账？岂不是自投灯火的飞蛾，算了罢，只当风月场中一笔风流账罢。”

胡雪岩自告奋勇道：“公子如肯信任，我愿出面去讨这笔账，如何？”

吕公子摇摆手：“莫把胡老板连累了，罪莫大焉。”

胡雪岩道：“不会的，试试看，万一能讨回来，总是好事。”

“胡老板若果能如愿，我们三七开，你七成，我三成。”

“见笑，见笑，”胡雪岩连连摇头道，“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分文不取，只要公子体谅胡某一片至诚。”

胡雪岩告别吕公子，立刻打道松江，去见青帮帮主廖化生。廖化生听胡雪岩说明来意，眉头皱成一个大结，半晌不吭声。末了道：“胡老板这个忙，帮得不是地方。”

“怎么见得？”胡雪岩不解地问。

“江湖好汉，向来以‘劫富济贫’为幌子，号召百姓，受人拥戴，吕公子富甲一方，用他几个钱，原本无可非议，何况又有把柄被人拿着，蚀财免灾，借钱遮丑，天公地道，理所当然，现在向他们讨账，未免太不识相，冲撞了帮规，反招杀身之祸，胡老板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一番话说得胡雪岩浑身冰冷，如坠冰窖。他原以为江湖行帮息

息相通,托廖化生出面,青、洪帮 500 年前是一家,当好办事,谁知廖化生有这态度,讨账无望矣!

但胡雪岩是个认准了目标便要干到底的人,他不甘心这 50 万两银子打了水漂漂,何况依吕公子所言,至少有 30 万两银子已属自己,他要用这笔款子救急,同洋人斗法。于是,胡雪岩坦言相告,把自己的困境以及这笔钱的用处一古脑儿说给廖化生听。廖化生听着听着,脸色渐渐舒展,末了,他一拍大腿,道:“着哇!你怎么不早说明白,如果单是替吕公子讨账,我青帮弟兄犯不着和洪门弟兄伤和气,有钱人的钱,谁用都一样,如今牵进一个洋鬼子,我岂能坐视不管!”

一提起洋人,廖化生牙齿咬得格格响。3 年前,帮中有个弟兄替一名洋商当差,干了半年,那洋商非但一文工钱未付,反诬他弄坏了一座什么自鸣钟,告到官府,要他赔偿。上海道是个怕洋人的软骨头,不由分说判那个弟兄有罪,罚银 500。廖化生不服,发动众弟兄大闹衙门,反而被抓进监牢,吃了几天棍棒饭。青帮弟兄提起洋商,无不切齿痛恨。

廖化生慷慨道:“胡老板既然与洋商较劲,廖某理当尽力助一臂之功,说钱没有,要命倒有几条,凭着弟兄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拼命劲儿,这忙我帮定了。”

胡雪岩忧心忡忡道:“如果因此搭进几条人命,我反而心中不安,还是不要动武的是。”

“放心,”廖化生安慰道,“帮中自有规矩,不会出人命的,胡老板若有兴趣,不妨随我们行动,看看弟兄们怎么个讨法。”

原来帮会中有不成文的规矩:行帮中间讨账,动文不动武,打架动刀子决不可行,须由双方帮主事先商定,在茶馆酒楼协商解决。但如协商未成,双方反目成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故而廖化生立刻派人向洪门华林帮主白定国送信,说明讨账的目的,相约见面地点。

华林帮很快作答,约定在郊外一家茶馆见面。

这天,廖化生邀上胡雪岩,坐了两乘小轿,被百十个青帮弟兄簇拥着向茶馆进发。胡雪岩虽和帮会弟兄熟稔,但他毕竟属“门外”人,未经历过帮中大场面,心里不免有些发虚。一行人逶迤着来到茶馆,这里古木参天,竹林团团,把茶馆严严实密遮掩着。一湾小河曲曲折折流过面前,清凉幽静,别有景致。

华林帮的人早已在茶馆里恭候,也有百十来人,个个扎着腰,绑

胡雪岩成就大事的谋略

着腿，露出腰间一段匕首把儿，血红的眼睛泛着凶光。廖化生和白定国见面后，互相打着暗语，对坐一张茶桌前。茶馆里一时鸦雀无声，静得殛人。

白定国瞄瞄胡雪岩，皮笑肉不笑地道：“这位便是讨账的主儿？”

胡雪岩拱手道：“胡某仗着朋友义气，代人行事而已，望白帮主行个方便。”

白定国不阴不阳道：“行了这个方便，弟兄们就要饿饭，胡老板又怎么办？”

“若能帮这个忙，待我赢了麦得利，一定要重谢帮主，感谢你的援手之功。”

白定国脸色有些好看，道：“胡老板倒是有情有义的人，反而显得我们弟兄不是了。”

廖化生接嘴道：“胡老板确是有难处，他同洋老板斗法，缺了钱怎么行？咱们江湖上也不讲‘扶清灭洋’么？洋人歹毒，欺负中国人，得靠我们大家联手帮忙，才能与他们抗衡，白帮主就算做一回漂亮事，帮助胡老板一次，弟兄们都称颂你宽宏大量，识大体明大义。”

白定国道：“吞下去的肉要吐出来，帮中向从来没有这个规矩，不过胡老板同洋人斗法，弟兄们很佩服，只要你们能有本事拿到这钱，白某决无二话。”

说罢，将手一招，几个弟兄抬进一只火炉，熊熊炭火冒起老高，光亮刺眼。

胡雪岩脸色大变，他听说过帮会中“火中取银”的故事，从未亲眼看到，今天恐怕要开开眼界了。

白定国掏出一锭银子，“卟地一声扔进炉中，立刻染成金黄色，若不及时取出，转眼之间将化为汁水。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青帮弟兄跳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手去炉里拈出锭银，扔在地上，火花乱溅。他自己手臂烧得皮开肉绽，昏厥过去。

胡雪岩不忍观看，别过脸去，廖化生却神色泰然，纹丝未动。

白定国哼了一声，华林帮一个弟兄用手捡起一团通红炭块，摊在掌中，吱吱作响，焦臭难闻。他面不改色，炫耀似地伸向对方。青帮中有人上前，接过炭火，捏在掌心，指缝间冒出青烟，不一会儿，炭粉纷纷下落，伸开掌心，炭块已成齑粉。

一个华林帮弟兄抽出匕首，胡雪岩以为他要动武，惊叫出声。但

那人在茶桌上宰下一只中指，扔到炉中烧得劈啪作响，然后从容地拈出来，放在口中嚼得有滋有味，仿佛在啃香酥鸭块。

青帮中一个弟兄也不示弱，也拔出匕首在大腿处割下一片肉，血淋淋地搁在炉火上烤了片刻，大嚼起来。

经过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表演，华林帮主白定国不再刁难对方，掏出一叠银票，“啪”地一声拍在桌上，道：“胡老板，后会有期。”说罢，径自向茶馆走去。华林帮手下弟兄一窝蜂随他而去。

胡雪岩惊魂未定，好半天不敢去接银票，廖化生在旁催促，他才拿起数数，正好 50 万。“这钱，能用吗？”胡雪岩将信将疑，惟恐白定国还在玩花招。

“怎么不能用？”廖化生道，“弟兄们没白要他的，你刚才都看到了，受之无愧！”

胡雪岩抽出 1000 两银票，送给几个烧伤的弟兄疗伤。他知道若不是青帮弟兄鼎力相助，要从华林帮讨回银票，比登天还难。正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帮会弟兄的本事，胡雪岩算亲眼看见了。

银子到手，胡雪岩立刻去见吕公子，谈起讨账过程。吕公子惊讶万分，对胡雪岩另眼相看，亲同手足。

两人商定了行动方案，派人分头去说服上海各家大小丝行，坚持不得降价卖丝给麦得利，并按各家库存实数，付给订金，以安定人心。

此法果然奏效，麦得利在上海收不到一包生丝，又不肯就此认输，双方便僵持下去。

究竟谁胜谁负，还要拭目以待。

官司引发了什么

清朝咸丰二年秋，九九重阳，正是登高望远、遍插茱萸之日。杭州西湖中，画舫穿梭，彩船如云，游人不绝，多如过江之鲫。湖畔飞来峰麓，雷峰塔下，人潮涌涌，花团锦簇，都是秋日郊游、登高远望的人们。那些平日里紧锁深闺不被人识的大家闺秀、贵妇小姐们，趁着重阳佳节，纷纷走出家门，抛头露面，呼吸一口新鲜自由的山野空气，借以冲淡郁积于心的闺怨。至于市井小民的女儿家，更是追逐山野，嘻笑嗔骂，肆意叫闹，放浪形骸，比平常活跃万分。

趁此良机,不少追蜂逐蝶、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也如蝇逐臭,纷纷麇集郊野,夹杂在娇花艳朵之间,东张西望,左盼右顾,寻觅可心的儿儿,等待桃花运的降临。

游山的人群中,有个来自江苏昆山的富豪子弟,名叫高谦。他身材高大,面容俊美,衣着光鲜,风流倜傥,在人群中鹤立鸡群,自有一股不凡之气,吸引了许多女孩子艳羡的目光,纷纷抛来媚眼,以求得他的青睐。但高谦似乎毫不为动,面无笑意,冷若冰霜,透出无比傲岸之色。高谦并非柳下惠角色坐怀不乱,他其实是个好色如命的纨绔子弟,仗着家道殷富,四处寻花问柳,玩遍了六朝金粉的秦淮河名媛丽姝,厌倦了上海洋场的金发洋女,此番乘着天堂杭州秋游的好日子,携重金买舟南下,寻觅西湖绝色女子。

高谦带着仆从在飞来峰转悠了半日,目睹佳人娇娃无数,如过眼烟云,皆不如意,失望之余,不禁怅惘万分,仰天长叹:“人常说越女秀色半天下,看来言过其实、不过如此啊。”话音未落,仆人手指山坳,失声叫道:“公子请看!”高公子急眼看去,顿觉眼前一亮。

只见万绿丛中,一位妙龄女子莲步轻移,袅袅飘来,目如秋水,肤白如雪,身段婀娜,妙不可言。高公子脱口而出:“美哉仙娥!”那女子瞅他一眼,掩口失笑,匆匆离去。高公子的魂儿似乎也随她而去,不知不觉也抬动脚步,追随下山。

妙龄女子走到大路旁,早有一辆油壁香车等待着,载了她,绝尘而去。高公子追赶不及,慌忙中只认识车壁外斗大一个“张”字。高公子顿足捶胸,懊悔万分,只怨用心不周,没有及早备下坐骑,好追赶美人儿,如今一切都晚矣。

仆人见状,劝他说:“公子,何必如此?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世间哪个不爱钱?不如携重金遍访杭州民间人士,四出打探,只要不是天上下凡的仙女,何愁找不到这张姓女子。”一席话提醒了高谦,赶快回到杭州客栈,派仆人到处寻访,果然不消两天,寻到张家妙龄女子下落。

原来那女子叫张秀娟,是杭州一位丝商的独养千金,3岁时与北京一个都官的儿子结了娃娃亲,眼看快到迎娶的年龄,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官的儿子患伤寒一命呜呼,张秀娟成了未过门的寡妇,居孀在家。本来,以她处女身子,求娶者络绎不绝,但丝商是个极古董的人,苦于无子求取功名,欲利用女儿守节终身,好向朝